

[美] 游朝凯 著 薛濛远 张烨 译

How to Live Safely
in a Science Fictional Universe
Charles Yu



科幻小说家
的生存指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[美] 游朝凯

**How to Live Safely
in a Science Fictional Universe**

Charles Yu

科幻宇宙 生存指南

山東文藝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科幻宇宙生存指南/(美)游朝凯著;薛濛远,张
烨译. —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2014. 4
ISBN 978-7-5329-4056-1

I. ①科… II. ①游… ②薛… ③张… III. ①科学幻
想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86623 号

图字:15-2013-151

Charles Yu

HOW TO LIVE SAFELY IN A SCIENCE FICTIONAL UNIVERSE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ntheon Books, an imprint
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,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Inc.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
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 2014
All rights reserved.

科幻宇宙生存指南

[美]游朝凯 著 薛濛远 张烨 译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-82098776(总编室)
0531-82098775(发行部)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8.5
字 数 133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29-4056-1
定 价 29.00 元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我们能够切实意识到的，永远
只是某一特定的知觉。人类乃是一
捆或一堆不同知觉的集合，知觉以
无法体察的高速超越彼此，使人置
于永恒的改变以及运动之中。

——戴维·休谟^①

时间并不流淌。其
他的时代不过是其他次
元的特例。

——戴维·多伊奇^②

构成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
全部事物，它们于任何一瞬间，
皆存活于我们之中。

——阿瑟·米勒^③

① 戴维·休谟(1711—1776)，苏格兰哲学家。

② 戴维·多伊奇(1953—)，英国物理学家。

③ 阿瑟·米勒(1915—2005)，美国著名剧作家。

输入以下个人资料：

（依照时间顺序的当下年龄）

（期望年龄）

（你上一次见到父亲时的年龄）

计算中。

轨线闭锁。

顺序纲要

A 系列 (具备时态的时间理论)	B 系列 (不具备时态的时间理论)
厨房中的蓝色时钟	爸爸
类时间闭合曲线 妈妈	笛卡尔飞行器 凭空出现的书
((裂缝空间))	
我们如何找到他?	我们能否在时间范围内将他找回?
他一生最好的日子	那个装备套装中有什么?
时间循环	的唯一出口
附录 A 科幻宇宙生存指南	

事情是这样的：我枪击了自己。

不是说我自己这个自己，你懂的。我射击了未来的自己。
他从时光机器里走出来，声称自己是游朝凯。我还能怎么办？
我杀了他。我杀了未来的自己。

(模块 α)

1

这儿只有仅供一人无限生存的空间，呃，至少，操作手册是这么说的。“用户可在 TM-31 娱乐时间穿梭仪内独自生存无限期的时间。”

我不是很肯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指不定根本就没有任何意思。真是这样的话，对我而言也没有关系。因为呢，这就是我一直以来在做着的事：活在这儿，无限期。时态操控器被设定在“当下一无限期”已经——我也不知多久时间，反正是有段时间了。虽然眼下我姑且还是时不时接着调度部的活儿，但这些天来活似乎是越来越少。于是呢，我不工作的时候就乐得找个楔子固定住“当下一无限期”里头的变速排挡，然后享受下坐渡轮一样的感觉。

牙龈疼。难以集中精神。这儿肯定有某种内部时间扭曲效应正在作祟，因为当我看着水槽上头小镜子里的自己，我瞧见的

是爸爸的脸,我的脸变成他的脸。我开始感觉到这男人看上去如何,尤其是那些晚上,他回到家时累得禁不住在晚餐中途点起头来。他坐在那儿,任凭面前的那碗汤变凉。一碗丰美的猪肉冬瓜浓汤,一秒一秒地,失去了抑或是放弃了它一点点的热量,任热量进入宇宙间那广袤无垠的平均温度之中。

TM-31 的原型是以当代最先进的顺时叙述技术运行的:以四核物理引擎为基础的六缸语法驱动。该引擎独具应用型时间语言构架,使自由形态导航在虚构的环境中成为可能——比如一个故事空间,尤其是科幻故事宇宙。

或者按照妈妈的说法就是:一个盒子。你进去。你按些按钮。它带你去其他地方以及不同的时间。敲这个开关是回到过去,扯那个拉杆是去到未来。你从盒子里出来,希望世界变了。或者至少,也许你变了。

我最近不太出门。好歹我还有条狗,姑且算是。它简直就是某宇宙西部片不怎么样的续集的产物,那种老生常谈的片子:主角,青云直上,有位值得信赖的狗死党。然后呢,主角变得出名了,重要了,或者怎么怎么了,然后等到第二集开拍时,主角不

怎么想再同人分享他那舞台的聚光灯了，不想同只破破烂烂的杂种狗分享。因此呢，他们就把这小伙儿装进分离舱给送走了。

我是在它正要漂进一个黑洞时捡到它的。它的脸蛋像是软泥，腰腿附近好多秃斑都是它自己咬出来的。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看见任何一样东西时，都不会像这狗看见我时那么高兴。它舔了我的脸，于是事情就变成了现在这样。我问它想叫什么名字。它什么也不说，我就管它叫爱德了。

爱德身上的气味儿很大，我倒是无所谓。它是好狗，睡得多，偶尔舔舔爪子安慰自己。不需要食物或水。我肯定它连自己不存在这件事都不知道。爱德就是这么个怪兮兮的存在论式个体，无条件地付出口水嗒嗒的忠贞的爱。过剩。无偿。它肯定在哪儿违背了质量守恒原则。无中生有：所有这些口水，还有爱，来自于一条被抛弃的不存在的狗的爱。

因为我在时间旅行产业工作的缘故，每个人都自说自话地当我是名科学家。也算是有那么点对啦。我本是攻读应用科幻的研究生——我想像爸爸那样当个结构工程师，但是后来母亲的状况变糟了，加上父亲失踪，我只能做我该做的。后来事情变

得更糟，而我又遇到这个工作机会，便接手了。

如今我以修时间机为生。

更准确地说，我是名经认证的 T 级个人顺叙语言仪技师，同时还是“时代华纳时间”经认可的独立附属签约者。华纳运行这个作为时空构架的宇宙，并将其作为供零售、经销及居住用的综合性娱乐地带。总的来说，这个行当还是不赖的，虽然眼下我不怎么热爱它，因为我的时态操作机似乎坏掉了。

它这会儿坏掉了，又或者并非如此。它可能是今天更早些时候坏的，也可能是昨天，也可能是很久以前。我想说的大概是：如果机器是坏的而我又本就是走走停停地随便开，我哪能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坏掉的？或许是我自己把机器弄坏的，以此自欺欺人，以为自己可以这样活着，可以永远待在这里。

红色指示灯刚亮。我正在看运行时的错误报告。报告差不多就是在用一个精确的数学方式表达，“哥们儿，你不能这么干。”它指的是生活，我猜。电脑在说，嘿，兄弟，你完完全全搞砸了。我知道，我比谁都清楚。我用不着表面神经兮兮的晶圆片儿来告诉我这个。

顺带一提，这家伙叫塔米。这 TM-31 计算机用户界面带有两种个性化皮肤：蒂姆或者塔米。你只能选一次，第一次启动的时候选好了，你就永远都死在这个选择里了。

我不想撒谎。我选了女孩的那个。塔米的曲线像素配置挺性感的吧？没错，就是。她有没有栗色的头发？有没有像素眼镜背后深棕色的眼睛？有没有像卡通公主一样的声音？有，有，有。我待在 TM-31 里头时有没有对着某人的图做那种不可告人的事？我不告诉你。我所能说的就是在某个特定时期，你会失去害臊的能力。我还没到这个状态，但已经离着不远了。走着瞧呗。我脱发的问题有点严重。我的身高近似到最近的数的话大概是，呃，一米七五。一百六十八磅左右，估计还得多点。我可能隐瞒了我的历史，但我在生物数据方面很坦诚。或者说重力方面。反正么，我选择了塔米。

你想知道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？输入密码。得，好吧，这就是第一句话。第二句是什么？我无法对你说谎。第三句则是：我对不起你。

“有什么对不起的？”我说。

“我不是个好的计算机系统。”

我告诉她我从来没见过一个自信心这么差的软件。

“但我会努力的，”她说，“我真的很想给你好好干活。”

塔米总觉得一切都要完蛋了，总告诉我事情会变得多糟。得，这可不是我期待的。我会偶尔后悔选了她么？当然。如果重新选择的话，我还会选塔米么？当然。让我说什么好？我很孤独。她人很好。她允许我和她调情。我对我的操作系统有感情——好吧，我承认了。

我没结婚。从没结过婚。我没和一个叫玛丽的女人结婚。事实上她并不存在。跟爱德一样。

但其实她是存在的。你可能觉得有些自相矛盾，但这是真的。我从未娶的女人是一个完美而有效的存在论主体。或者一类主体。我假设技术上你可以做出这个论断：每个女人都是我从未娶的女人。所以为什么不管她叫玛丽呢，我是这么想的。

我们从未见过面：

在一个明媚的春天，玛丽去城中心的公园，那儿离中学和已经变成家具仓库的老面包店挺近。我假设是这样。她肯定去过，对吧？肯定有某个跟她差不多的人在同一个时间点做过这样的事。玛丽从她住的地方或者她从没住过的地方，带上了她

的午饭和一本书,走了八百米到公园。她坐在一个磨损得厉害的木长椅上,看书,一口一口地吃三明治。花粉和蒲公英球和以光速移动的光子粘在一起,搞得空气像是温热的糖浆。一小时过去了,然后两小时。我从来没去过那个公园,穿着我从来没有的唯一的那件西装,西装旁边的兜里有一个从来没人见过的洞。我第一眼根本就没注意她。我也没看见她盯着桉树树冠,拇指摩挲着残旧的书角,封面朝上扣着,放在膝盖上。我从来没因为摔倒而吸引到她的注意,也没第一次引她笑。我没问她叫什么。她从没告诉我她叫玛丽。一个星期之后,我没给她打电话。一年后,我们没有在一个山坡上远眺公园的白色小教堂里结婚。在那个公园没有我们见面的第一个下午的回忆,我们没有坐在一个长椅上聊礼节性的话题,并且努力不使劲盯着对方看,我们没有想象着以后永远也不会一起过的那种完美生活,一种我们永远也不会失去的生活,一种可能在当下就开始却从来未曾开始的生活。

我在塔米的哭泣声中醒来。

“你怎么学会哭的?”我问她。我希望能变得更敏感一点,但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给她编程序编得这么有抑郁倾向。

“我是说，你从哪儿弄来的代码？”

这让她哭得更厉害了，开始像个小鬼那样作威作福地号啕大哭。这不合理啊，要知道塔米既没有嘴，也没声带，更没有肺。一般来说我认为自己是个相当有同情心的人，但是不知何故我对哭的反应总是这样。我很难袖手旁观，被逼的没招儿了的话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发脾气。当然了，事后我总觉得自己像个大怪兽，然后罪恶感接踵而来。唉，罪恶感。我觉得内疚，我觉得我像个烂人。我就是个烂人。我就是一麻袋一百六十八磅重的罪孽。

或者也许我不是。也许我不过是没能成为我想要成为的人——虽然我也闹不清那是怎样的一种人。胆敢碰时态操控仪的人就会落得这般下场，会说不出什么有意义的话。

我想问问塔米在哭什么呢，但惹着她的那件事其实不是重点，重点在于哭本身。我妈也经常这副样子，流体情绪将她灌满，注满她这个沉重、晃荡的容器，随时都能翻倒并且泼洒到外面。

我跟塔米说没事的。她说什么会没事的？我说惹你哭的那事。她说这就恰恰是她哭的原因。因为一切都会没事的。因为